

窗 帘

回家数天了，妻已不再作无谓的腼腆。在豆似的灯光下，我们是相熟了。

金漆的床前垂着褪黄的绸帐。这帐曾证明我们结婚是有年了。灯是在帐里的，在外面看来，我们是两个黑黑的影。

“拉上窗帘吧。”妻说。

“怕谁，今晚又不是洞房。”

“但是我们还是初相识。”

“让我们行合卺的交拜礼吧。”

“燃上红烛呢。”

“换上新装呢。”

我们都笑了。真的，当我燃起红烛来说，“今后我们便永远的相爱吧。”心里便震颤起来。

丝般的头发在腮边擦过感到绒样的温柔。各人在避开各人的眼光，怕烛火映得双颊更红罢。

“弟弟，我真的欢喜。”

“让我倚在你的胸前吧。”

“顽皮呢，孩子。”

“今后，我不去了。”

“去吧，做事，在年青的时候。”

“刚相熟便分手了。”

“去了也落得安静。”

海 星

我在辨味这高洁的欢愉。红烛结了灯花，帐里是一片和平、谧穆。

窗帘并未拉上。

红 豆

听说我要结婚了，南方的朋友寄赠我一颗红豆。

当这小小的包裹收到的时候，已是婚后的第三天。宾客们回去的回去，走的走，散的散，留下来的也懒得闹，躺在椅子上喝茶嗑瓜子。

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冲和。

温娴而知礼的新娘，坐在房中没有出来。

我收到这包裹，我急忙地把它拆开。里面是一只小木盒，木盒里衬着丝绢，丝绢上放着一颗莹晶可爱的红豆。

“啊！别致！”我惊异地喊起来。

这是运君寄来的，和他好久不见面了。和这邮包一起的，还有他短短的信，说些祝福的话。

我赏玩着这颗红豆。这是很美丽的。全部都有可喜的红色，长成很匀整细巧的心脏形，尖端微微偏左，不太尖，也不太圆。另一端有一条白的小眼睛。这是豆的胚珠在长大时连系在豆荚上的所在。因为有了这标识，这豆才有异于红的宝石或红的玛瑙，而成为蕴藏着生命的酵素的有机体了。

我把这颗豆递给新娘。她正在卸去早晨穿的盛服，换上了浅蓝色的外衫。

我告诉她这是一位远地的朋友寄来的红豆。这是祝我们快乐，祝我们如意，祝我们吉祥。

她相信我的话，但眼中不相信这颗豆为何有这许多的

涵义。她在细细地反复检视着，洁白的手摩挲这小小的豆。

“这不像蚕豆，也不像扁豆，倒有几分像枇杷核子。”我恍然，这颗豆在她的手里便失了许多身份。

于是，我又告诉她这是爱的象征，幸福的象征，诗里面所歌咏的，书里面所写的，这是不易得的东西。

她没有回答，显然这对她是难懂，只干涩地问：

“这吃得么？”

“既然是豆，当然吃得。”我随口回答。

晚上，我亲自到厨房里用喜筵留下来的最名贵的作料，将这颗红豆制成一小碟羹汤，亲自拿到新房中来。

新娘茫然不解我为何这样殷勤。友爱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嘴唇微微一撇。

我请她先喝一口这亲制的羹汤。她饮了一匙，皱皱眉头不说话。我拿过来尝一尝，这味辛而涩的，好像生吃的杏仁。

我想起一句古老的话，呵呵大笑地倒在床上。

榕 树

榕树伯伯是上了年纪了，他的下颊满长着胡须。

在他年青的时候，轩昂地挺着胸，伸着肢臂，满有摘取天上的星星的气概。现在是老了，佝偻了。他的胡子长到地，他的面颜也皱了，但是愈觉和蔼慈祥。

孩子很唐突地攀住他的胡须，问：

“榕树伯伯，你有多少年纪了？”

榕树伯伯微笑着，摇摇头。

“你年纪太大了。记不清有多少年代吧！”

“榕树伯伯，你年纪很大，古往今来的见闻定然很多，请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有美丽的花园？在什么地方，狮子和驯鹿是在一起游戏？”

微风卷起榕树伯伯的长须，仿佛若有所语，若无所语。

“榕树伯伯，请你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们可以随处找野生的蜂蜜，人们彼此都说着共通的语言？”

榕树伯伯似有所思，似有所悟。野蜂在盘旋，怕是刺取难告人的秘密吧。

孩子病了，梦中他说是要和猩鹿同游，要吃野生蜂蜜，要人们都了解他的语言。

远地的哥哥跑来，搂住病弱的孩子，吻着他的脸，柔

声的说：

“弟弟，我和你同游，请从我的唇边吮取甜的蜂蜜，
我将了解你的语言，人们也将了解我们的语言。”

元 宵

今夜元宵。据说出门走百步，得大吉祥。说是天上的仙子今晚也要化身下凡，遇见穷苦而善良的人们随缘赐福。所以也不能说乱话。

我，妻，孩子，三人提着灯笼上街去。

这样三人行，在别人看来还是初次。在古旧的乡间，是扼守着男子不屑陪女人玩的风习的。

“弟，这元宵于你生疏了吧。”

“是的，多年不来这镇上了，多年。”

“今晚……”

“可喜的元宵。”

“今晚……”

“快乐的元宵。”

“不，……我说，今晚……”

“难得的元宵。”

“今晚……我为弟弟祈福。”

“啊！愿你多福！”

“愿孩子多福！”

我们无语。孩子也不再噜苏。在明洁的瞳睛中，映着许多细影：红纱灯，绿珠灯，明角灯，玻璃灯，宫灯，纸灯……脸上满浮着喜悦。

去街何只百步。

回来，妻开了大门。

“作什么？”

仅有微笑的回答。

外面，锣鼓的声音，闯进僻静的巷来。随着大群的孩子
的戏笑。

出乎我不意地跳狮的进来。纸炮，鼓钹，云板……早
寐的鸡群全都惊醒了，咯咯地叫起来。

拳术，刀剑，棍棒，但是孩子所待望着的是红红绿绿
的狮子。

处于深山中的雄狮，漫游，觅食，遇饵，辨疑，吞
食，被繫，于是奔腾，咆哮，愤怒，挣扎，终于被人屈
服，驾驭，牵去。这是我们的祖先来这山间筭路蓝缕创设
基业征服自然的象征，在每一个新年来示给我们终年辛苦
的农民，叫我们记起人类的伟大，叫我们奋发自强。这也
更成了孩子们最得意的喜剧。

家人捧上沉重的敬仪。中间还有一番推让。他们去
后，庭中剩下一片冷静。堂上的红烛辉煌地燃着，照明屋
子里的每一个方角。地上满是爆竹的纸屑，空气中弥漫着
硫磺的气味。

屋顶，一轮明月在窥着。

孩子不曾入睡。随着我的视线，咿哑的说：“月亮婆
婆啊！”

鼓钹的声音去远了，隐约。弦阖上大门，向着妻说：

“谢谢你。”

“愿你多福。”

“啊！愿你多福。”

“愿孩子多福。”

我开始觉得我不是不幸福的。诚然我是天眷独厚，数
年来将幸福毫不关心地弃去了。当妻回到灶边预备元宵吃

的一种叫作“胡辣羹”的羹汤时，我跑进房里，我顺手翻开我模糊地记着的一首华兹渥斯的诗：

.....

■ ■ ■ ■ ■ ■

[illegible]

■ ■ ■ ■ ■ ■

■ ■ ■ ■ ■ ■

啊！爱的，我对你多多辜负，
自知天眷独厚，
但幸福来时辄又糊涂，
恰至今时省悟。
自午至暮，自晨至午，
旧日一如新时可喜，可喜，
一如新时美丽，更美丽，神圣的福祐。
多谢你的淑德，
长春的仁惠，永无忧沮；

海 星

多谢你的厚道，虚怀若谷，
尽过去现在未来，冶成一炉。

懊悔的眼泪涌自我的心底。我深怨自己的菲薄而怀诗人的
忠厚。

贝 舟

我正和一个朋友谈起“槎”的问题。我说“槎”是一只独木舟，没有头，没有尾，没有桅，没有舵，不消说是没有篷，没有帆，没有锚，没有缆。正如古老的山林中因不胜年代之久远而折倒了的拓木。这拓木玲珑剔透，中央空的，恰容一两个人的坐位，后边有一块稍平的地方，恰容载一两坛酒；前面还有翘起的一根树枝，树上挂着一枚拓叶，有发风信的旗子，可以看到风的方向。这槎不假人力，不假风力，便浮着浮着到银河的边畔，到日月的近旁，到那里有许多织机的女子，有人牵牛渡河的地方。所谓“斗女星畔盼浮槎”，便是这样的槎了。

但是我的朋友意见完全不同。他说槎是艨艟的巨舰，舰身是珊瑚的，帆桅是银的，舵是金的，绳缆是贝珠穿就的，楼阁是玳瑁的，船上的一钉，一钩，一巨，一细，都是玛瑙的，翠玉的，蓝宝石的，猫儿眼石的，这船在八月中秋之夜，从银河边载着管弦乐队，轻衫软袖的仙姬，载歌载舞的浮到人间来，停泊在近海的港口上，有缘分的人便会得到他们的招待，把你带到鹊桥的旁边，广寒宫的里面，于是你便会忘记了人间，不愿回来告诉别人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槎的形状大小便因此失传了。

我虽则反对这番话，但无法难倒他。因为我的摹拟也不过在一把纸扇上的图画中看来的，除此并无根据。

正说间，我们的耳际觉得有淅淅的风声，淙淙的水

声，满天的星斗向我们移近，白云在我们的身边擦过，那是如冰冷的天鹅绒般的。啊，我们恰是乘着我们刚才所模拟的木槎一沉一浮地飘到海外来了。

“啊，那是如何是了！我们没有储带干粮，也没有携酒，怎样抵挡得这天风的寒冷！况且没有和我们的家人告别，他们不知怎样地着急呢！”

想着，槎便在一块岩石底下搁住。我们上岸来，槎便消失了。

我怅然懵然，悔不该起了凡心，轻易说这样的话，现在给我们点破了仙槎，教我们撇在这孤零的岛上怎样回得去！四面是汪洋的大海，这小岛上没有人家。只是像一只青苍的螺黛，浮漾在这绿水中间。

我乃细谛这绿水，又不禁使我大大的惊奇了。这是嫩黄的绿色，像早春杨柳初茁的嫩芽般的嫩绿色，微波粼粼，好像不是水，而像是酒，好像不是酒，而像是比酒更轻的液体。我看到过蓝的海，黑的海，红的海，黄的海，却从不曾看到这样嫩绿色的海，诚然天下之大，像某处火山旁边的两个大湖，中间只隔了薄薄的堤岸似的岩层，但是一面是深红色的湖水，另一边是深绿的。则这嫩绿的海水，只不过是我不曾见到过的海水之一罢了。

我向海里啐了一口吐沫，奇怪，这吐沫不凝结也不消散，如在别的水面一样，而是咕嘟嘟一直沉下去了。我惊讶，我纳罕。我抓下了一茎头发，抛到海里，只见它也咕嘟嘟地一直往下沉。这是三千弱水啊，我想到。我们是到了海外来了。

在这海之外，天之外，银河之外。我们将如何是好！这是蓬莱么？我在脑中翻检我的古书的知识了。但所记得的殊有限，我想不出什么应急的办法。只有悔自己不该冒

失的起了不恭之念，而有求于仙人的帮助了。

“给你一个贝，回去。”

耳边一个声音。一枚贝壳坠在我的面前。

这是多么小的贝壳，教我用这小小的贝壳来掬干这海水么，那怎么成？就算可以，这些水将倾倒到哪里去？不曾告诉我尾闾在什么地方，如何泄得这汪洋的海水？

于是我检视这枚贝壳。虽小，是十分精致的。凡是大贝壳上所有的花纹，这上面完全有。全体是竹叶形的，略微短一点。壳内是银白色的珍珠层，缃上一圈淡绿。缘口上有纤细的黄边。近较圆的一端处有两点银灰色的小点。铰合上有两三条的突齿，背面是淡黄的，从壳顶的尖端出发，像纸扇骨子似的向边缘伸出辐状的棱，和这棱垂直的有环形的几乎难辨的浅刻。壳顶有一点磨损，是被潮和汐，风和雨，还是在沙上擦损的呢，可不知道。

我细视这小贝，我不解是如何使用。我顺手把它抛进海里，蓦然地竟成了奇迹！这小贝成了一只贝舟，在这弱水上不会沉没。里面容得我和我的朋友，我于是赞美这贝舟的给予者，心中有不可言喻的喜悦。我们下了这白玉般的扁舟，就用手掌划着海水向东方浮去。沿途不见飞鸟，也没有花粉吹来。我俯瞰这弱水的渊底，方悉在表面是油般的平滑，而深底里是急转的旋涡。倘使没有这贝舟，那真不堪设想。

我们到了长满花草的涯岸；这应该是地上了。虽则离家乡还不知多少遥远。我们将贝舟翻转身来，作我们的临时的篷帐。像蜗牛蜷在壳里，我们觉得异常的舒适。在贝舟底下望着银河畔的星星，听露珠凝集在寒冷的贝上像檐溜般的从贝壳的棱沟里点点滴滴地落下来，我们在这里过上一夜，便可回去了。

“喂，累了么？刚才参观的海产馆有趣么？”耳畔熟悉的哥的声音。

我跳了起来，拉住他的手。

“给我一个贝，像你所指给我看的竹叶大小的，里面有一圈淡绿的，有银灰色的小点的，背上有棱沟的。”

听了我这所答非所问的话，他挟了那里面充满了噜苏的拉丁名的厚册到海产馆去了。让我手足摆成一个大字的躺在那里好久。

麦 场

不知道粒麦的辛苦，孩子，你把麦散了一地呢。

祖父在忙着，祖母在忙着，父亲在忙着，母亲在忙着，孩子，你也在忙着。你便是忙于从麦里拣出“麦豆”来，灰色的，花斑的，棕黑的。拿到母亲的面前，拿到我的面前，拿到祖父的面前，拿到祖母的面前。这样绊住了我们的手脚，而复把麦子散在地上。

不是在叱着么？“别把这围净的麦撒在地上。”

别不安，孩子。都是为了你，大家才把这累人的麦打下，簸扬，筛净，晒干。

但是现在你必得离开这麦场。

来这园中的一角，你不欢喜么？这里有黄的小鸡，黑的小鸡，白的小鸡。摘几根“小鸡草”来，我教你如何将细小的草粒放在手窝里给它们啄食。

它们都闲散地玩着。孩子，你也要和小鸡一样地闲散地玩着。不，暂时我陪你玩着。

地上的草真多，这是荠菜，这是菁，这是虾蟆衣，孩子，别尽问，便是我，也认识不了这许多。

唏！你找了豌豆来么？让我替你把豆荚作舟，嫩绿的豆便成了乘客和舟子，小洼的浅水便是大海，而我的吹息便成了风暴，让他在无尽的海中飘浮，于是便有了风涛的故事。

让你剪取软嫩的麦梗而我替你作篮；提了这篮便可以

海 星

入山采药。采了凤尾草和野莓子归来，我便将凤尾草替你作冠而莓子给你作食。

吹起麦叫来么？唱呵，孩子，唱：

大麦黄黄，
小麦黄黄……啊！

不连续，不清楚，也不成腔，唱个熟悉的歌儿罢。

燕呵燕，
飞过天……

采了麦乌回来，弄脏了手和脸了。早晨你脸都没有洗泥。我岂不是也欢喜整洁的衣服和洁白的手脸？但是只好任你这样。因为妈妈没有功夫而我不屑。

光

为了探求光和热的本质，我独自乘了一个小小的气球，向光的方面飞去。

这气球不大，不小，恰容我一个人；不轻，不重，恰载我一个人。飞得愈高，空气的浮力愈减，地心的引力也愈少，我可以永远保持着恒等的速度上升。只要我身子一蹲，就往下沉，一耸身，便往上升，我便能随我的意在这天地之间浮戏了。

我向着光的方向浮去。耳畔只听见气球擦过云块嗤嗤的声音，“这是太虚的遨游了，”我想。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叫作 ~~蕴蕴~~ 的自杀的青年的灵魂。被神召去受裁判，乘着闪电般的机车穿过灿烂的云霞，凭着窗口望着足下的白云，和怅望难返的家，胸口还插着一把自杀的小刀。为了忏悔他的自杀的罪恶，他被罚在炼狱的烈火中熬了几年……最后恳得神的准许，一次重回地上的家去望一望旧时的妻女。女孩子已不认得这位生客，拒绝他走进室内，他便恼怒地批了她的颊走了……

我正在想着这些故事，我不知不觉的已经穿过了云，腾上尘烟不染的境界。失去了云的围护，我觉得透骨地寒冷起来。

“咦！哪里有愈近热而愈觉得寒冷？”

头上是一片蓝钢般的天。蓝钢般的蓝，蓝钢般的有弹性，蓝钢般的锋利，蓝钢般的冰冷。大小的星星，从这蓝